

人物·书话·纪事

王元化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物·书话·纪事

王元化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物·书话·纪事/王元化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ISBN 7-02-005306-8

I. 人...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3639 号

特约策划:兰 云 彭 伦

责任编辑:王培元

封面设计:罗 洪

装帧设计:高静芳

人物·书话·纪事

Renwu Shuhua Jishi

王元化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3 千字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 插页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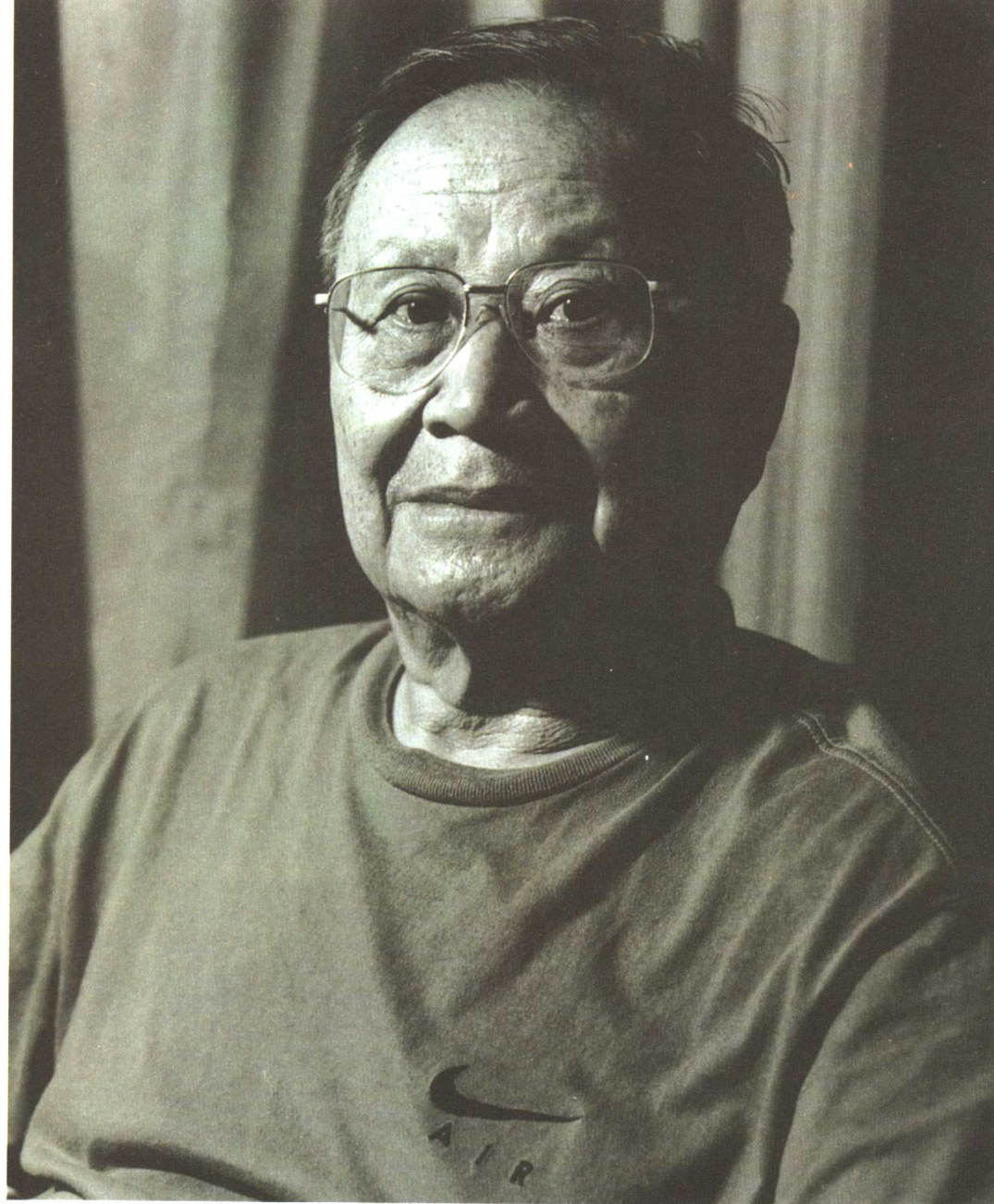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02-005306-8

定价 42.00 元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下冊
錢穆著
中華書局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下冊
錢穆著
中華書局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下冊
錢穆著
中華書局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上冊
錢穆著
中華書局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上冊
錢穆著
中華書局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上冊
錢穆著
中華書局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上冊
錢穆著
中華書局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上冊
錢穆著
中華書局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上冊
錢穆著
中華書局

王元化的读书笔记和眉批

目 录

人物

记达君	/3
记满涛	/7
记熊十力	/10
再记熊十力	/15
记韦卓民	/22
记顾准	/26
记王瑶	/32
记林毓生	/36
谈汤用彤	/39
谈鲁迅与太炎	/42
谈鲁迅思想的曲折历程	/46
谈杨遇夫	/48
记张中晓	/53
谈胡适自传唐注	/62
谈胡适之学	/69
记郭绍虞	/72
记冯契	/76

记若水	/78
记谭其骧	/84
记辛劳	/86
记孙冶方	/93
记冯定	/96
记郑桐荪	/101
记林淡秋	/103
记钱钢	/111
记任铭善	/115
致吴步鼎的七封信	/120

书话

《约翰·克利斯朵夫》	/129
卓别林(第一篇、第二篇)	/133
果戈理	/137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140
契诃夫	/144
泰纳论莎士比亚	/150
威廉·席勒格翻译莎剧	/153
兰姆论莎剧不能上演	/155
史密斯《莎士比亚评论集序》	/158
撒缪尔·约翰逊的“褒贬格”	/161
歌德论《哈姆雷特》	/163
柯勒律治论《理查二世》	/166
《死海卷》	/169
《早点前》	/170
别林斯基	/173
别林斯基与黑格尔	/176
《太虚法师年谱》	/178

贺麟《文化与人生》	/181
陆丹林《革命史谭》	/184
《胡适的日记》	/187
纪念与超越	/190
刘师培与《衡报》	/192
郭嵩焘与湖南新政	/195
陈澧《东塾读书记》	/198
评弹汉学	/200
高阳论张之洞	/202
王国维谈翻译	/203
王国维读《资本论》	/205
释“原壤夷俟”	/206
说掌故	/209
《九尾龟》	/211
《青松红杏图》	/218
《幻洲》记略	/220
谈《四代篇》	/223
续谈“怪虎豹”	/225

纪事

沈蕙之死	/229
曾国藩说“挺经”	/231
曾国藩与宦术	/233
吴汝纶论中西医优劣	/235
李鸿章办外交	/237
周汉其人	/240
屈大均葬衣冠	/242
跪拜礼	/244
刚毅识杨金龙	/246

祀天敬孔	/247
伪造合影	/249
甲午缉奸	/251
水晶灯笼	/252
司官护法	/254
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来源	/256
“五四”并没有反封建口号	/258
“五四”反儒不反法	/260
谈“改造人性”	/262
大独与大群	/264
说无政府主义	/266
再说无政府主义	/268
挽风气 贬流俗	/270
高调与低调	/272
毛泽东为国家定制	/274
圈去“小资产阶级”的“小”	/276
和而不同 群而不党	/278
声一无听 物一无文	/279
“学术中心何处寻?”	/280
教育折腾	/282
把屁股移过来	/284
不要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	/286
我和胡风二三事	/288
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	/293
 韩非论	 /299
龚自珍论	/328

人物



记 达 君

宾符君今天派人送来一张便条通知我：

“蔡达君君不幸于月前逝世，噩耗传来，伤心
曷极！”

达君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突然听到他
死去的消息，使我有无限的悲痛。

我还记得，去年储能中学的另一个同事方君，
患结核脑膜炎死去的时候，达君曾写了一篇短文，
对一个戴了口罩去探方君病的人大加责备，以为这
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虚伪。我问他戴口罩的是
什么人，为什么要对他这样挖苦。达君摸了摸光
头。嗫嚅地说：“那个戴口罩的就是我自己。”当时
我不禁失笑了。他也笑了。达君口拙，意见常常说
不清楚，事后我想了想才明白，大概他似乎觉得人
间的同情有限，悲哀和痛楚只有当局者才能感觉
到，换了另一个人，就不免被自己的利害打算占先，
变得漠不相关了。这样真挚的心，在纯洁的眼睛看
来尚要受到责备，那么我来纪念达君还有什么话

好说？

我和达君第一次会见的光景，现在已经模糊了。只记得，大约三年前，也是我到储能中学教书的第二个学期，教员休息室里来了一个不被人注意的青年，年纪介乎教员与学生之间，看上去身体十分结实，穿着一件褪色的蓝布衫，青布鞋，蓬乱的短发竖在头上。他默默地坐在一边，陌生地望着大家谈笑，样子显得非常畏缩、拘谨。上了几天课之后，才从宾符君口里知道，这是新来的事务员，是他从前在麦伦中学教过的学生，新近毕了业，上不起大学，家境又十分困难，所以特地叫来帮忙的。这便是达君。从此达君就在纷扰的教员休息室里，坐在一张书桌的旁边，做着烦琐的事务工作了。有时看见他埋着头刻钢板，有时看见他匆匆奔到楼下厨房去给大师傅量米，有时又看见他满头大汗的从外边跑进来，臂下挟着一大捆的纸张、书籍、粉笔之类，他终日是忙碌的。

每到课前课后休息的时候，储能中学的教职员便聚在一起谈着一些关于吃馆子、看戏、时局分析、女人美丑等等的闲话。这时达君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边看书或在小本上记些什么。也许他自觉自己地位的悬殊吧，除了宾符君之外，他不大和别人接近。

然而有一次他也破例来找我了：

“王先生，我可不可以旁听你的课？”

我一面答应他，一面也略略感到惊奇。第二天他果然拿着笔记簿来旁听了。对于这门课程我并无多少心得，对自己讲的也不满意。这次在一群心不在焉的学生中，多了一个达君的认真的脸，使我突然惶恐起来，一面又暗想他不免要失望了。真的，下一课他就没有来。过了几天，我碰见他问起没有来的缘故。他颇费了一番踌躇说：

“有几位先生在讲闲话呢！”

过了一会，他又略带着激动地说：“他们说我的听讲要耽误工作的。”

可是以后达君似乎更用功了，有时还要练习写点短的东西。他甚至定下一条死板的规则来约束自己，每天必须写多少字。因为他看到一本万垒塞耶夫著的小书，讲到果戈理写不出时就在稿纸上写：“为什么写不出？”一直到写出为止。他似乎很喜欢这句话，还特地告诉我。当时，我直率地对他说：“这办法不对的，倘使你没有话要说，还是不写的好。”同时我又觉得他太想写文章了。我以为写作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感到生活的压迫非要写出来不可的作品是好的。另一种，先有要写的观念，再去经验、观察、采访，这样写成的作品，总不免露出作家气来。达君听了我的话，似乎有些丧气样子，可是他终于还是照他的办法去做。渐渐他的东西写得多起来，这时我又发现他另外一种脾气，就是喜欢稿子用正楷写得端端正正，有一二处的修改就要另誊一份。

达君一方面要同自己的天性、习惯等种种内部的弱点斗争，一方面又要克服外界艰苦的处境，像时间的缺乏、同事的干预、物质条件的简陋等等。然而这些阻挠还不够，新的打击又来了。达君这样的苦干，不想又引起另一位先生的不满。这位先生是一位有新思想的人物，平常对学生大谈革命，学生问他：“什么是真理的定义？”他居然也会头头是道像解代数似地解答出来。有一次他对达君说：

“你工作的时候不要看书，这是妨碍工作的。”

达君回答说，他看书并没有妨碍工作，因为有些事是没有时间性的，只要不误事就完了。不料他又根据了一套“理论”说：

“你做事务的工作，为了适应学校的环境，还是不看书的好。”

总之，达君看书已成为罪状了。

我离开储能中学那个学期的末尾，达君接连写出了两个短篇《大姊》和《魔》，都以郑定文的笔名发表在《万象》杂志上。读到这两个短篇后，使我感到很大的惊异。它也许不值专家们一顾，但是我却要把它推荐给和我一样喜欢文学的朋友们。这两篇小说，故事是平凡的，事情是琐碎的，结构是散漫的，甚至还有一些从他

那小本子里摘出来的不必要嵌入的堆砌。然而,这些都不会使他的作品的真实性减色。达君不是驾临在他的人物之上来观察、发掘,而是站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同悲哀,一同快乐。他对于所描写的人物太熟悉了。他和他们的悲剧太接近了,所不同的是他从腐蚀他们的庸俗、麻痹中把自己解放了出来。因此,他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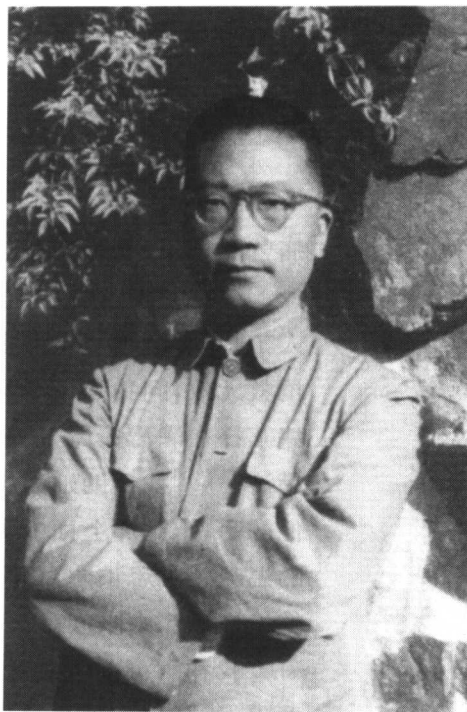
达君的两个短篇全以自己的家庭作题材,这使我对他多了一层的了解,知道他穷苦到什么地步,负起的担子又是怎样沉重。第二篇小说《魔》在《万象》上发表后不久,有一天他气喘喘地跑来告诉我:“事情弄糟了!今天我一回家,邻舍们都来和我寻相骂。”原来他描写了几个邻居,一时疏忽用了他们的真名字,被他们发觉,联合向他大闹,结果达君几乎有两三个星期不敢回家。然而达君在作品中并没有诬蔑他的邻舍们,而且明明是同情他们啊!他遭遇的不幸,偏偏就这么多!

我离开储能中学后不久,达君卖掉家里的一些东西,把母亲送到宁波的乡间去,据说在路上很吃了些苦,一件行李由岸上搬到船上就被“蓝帽子”敲去数万元之多。由乡间回来,达君又到另一个乡间去了。临行前他来看我,没有碰见,走的消息还是他的侄儿告诉我的。从此我就不再听到达君的消息。

和平后,我想:和达君见面的日子大概不远了,他将带来不少的材料和作品给上海的朋友吧!哪知道竟传来他的噩耗!消息很简单:只说他是溺水淹死的,此外就完全茫然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了跳进河中去救人而被淹死的。

一九四五年

记 满 涛^{*}



满涛像

现在我把这件不幸的事简单向你报告。你离沪去武汉不久，满涛病情即日趋恶化。我们心中毫无准备，医生说病危，但又说倘支持一星期左右，仍有好转希望。这期间我们轮流去医院值班。（从这时起到今天我一直未再去看老林[淡秋]了，他已住院，眼睛开了刀，情况良好，这是别人告我的。打算过几天去看他。）十七日晚，我的孩子去医院守夜，十八日一清早，我尚未醒，即被他的痛哭声惊醒（他是很爱他的大舅的），匆忙赶到医院，发现满涛晚间病情恶化，已切开气管输氧气，床前挤满了医生护士正在抢救。我知道已到最后时刻，没有让可去医院，同时把建侯打发走了，因他俩都血压高，建侯还有心脏病。我陪津苹守在旁边，不久清姊也起来了。满涛身上好几处插了管子，呼吸急促，大口喘气，全身痉挛，在向死亡作最后的挣扎。看到这种

* 摘自《清园书简》致陈冰夷信

痛苦的样子，我感到自己的心都紧缩起来……

他在上午十时，停止了心脏的跳动。医生为他按摩心脏，做人工呼吸，继续了半个多钟头，毫无转机。最后把我叫到一旁，说抢救无效，问我是不是再要抢救。是我同意不再抢救的。这时，津苹扑在满涛遗体上，一边痛哭，一边叫着“可怜的满涛，可怜的满涛……”我帮助她为满涛擦身、换衣。他身上仍有体温，我握着他的手，感到那上面的温暖。这印象是这样深，我觉得自己手上的温暖感觉恐怕永远不会消退了。我们随同医院护工一起把他的遗体送至太平间。

我和满涛不仅是亲戚，而且是三十年的挚友、知己，一旦人天两隔，我就失去了心上最宝贵的那一部分。我有负疚之感。这两年来，我对他体恤照顾不够。他受到“四人帮”迫害，晚年在性格上起了很大变化。我懂得这时为什么他的自尊心特别强，常常会怀疑别人对他歧视，甚至连亲人挚友也不免。这是许多人在遭到政治迫害后往往容易产生的心理状态。但是当他对某些我认为绝对不会对他歧视的人也有疑心的时候，我们发生了争执。我责怪他不像从前那样听我的劝告，因而在一些看法上有了分歧和隔阂。现在我失去了他，再想起这些事，就感到痛苦了。这几天晚间醒来，我不禁想到自己身上不是也同样存在着因自尊心受伤而产生的那种多疑的不正常心理状态么？我也有的，有时甚至比他还厉害。我们都是“人”啊！我们不能超凡入圣。自然也有少数人，胸襟开豁，智虑明达，堪为我们的楷模。但是不从社会历史的复杂原因去看待满涛晚年的性格变化，是不公正的。为此我深深地感到负疚。这确实是一个悲剧。许多事往往在事后才会使人变得聪明一些。但是太晚了。他已经无从知道我此刻的心情。我失去了一个兄长，一个友人，一面可以照出我的灵魂，使我不敢妄为、促我上征的镜子。这损失是太大了，这是无可弥补的啊。

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他没有实现他的抱负。这并不是什么宏图大业，却是一种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为文艺、为人生的严